

重估《水浒传》袁无涯本的价值*

——以袁无涯本与容与堂本的比勘为中心

刘相雨

《水浒传》的版本系统极为复杂,学术界一般将其分为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在探讨《水浒传》的成书和演变过程时,人们常通过不同版本的比勘来发现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学术界对于不同简本之间的比勘较多^①,对于不同繁本之间的比勘较少^②。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水浒传》虽然同属于繁本系统,两者都有所谓李贽的评点^③,前者100回(宋江招安后只有征辽、征方腊),后者120回(宋江招安后除征辽、征方腊外,还插增了征田虎、征王庆),但是学术界对两个版本的重视程度却有很大的不同。容与堂本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单从影印本来说,就有数个,而袁无涯本在中国大陆尚没有影印过。从相关的论文来说,关于袁本的论文也要比容本少。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利用首都师范大学周文业先生开发的光盘版《水浒传》版本比对系统^④,对《水浒传》的两个不同的繁本——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进行了比对;同时,笔者又利用《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⑤(即容与堂本,下文简称容本)与上海图书馆藏善本杨定见序《忠义水浒全书》^⑥(即袁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世情小说中的民俗研究”(12YJA751040)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民俗意象”(编号08JDC1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幼垣《水游论衡》、《水游二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以及他自印的《插增本简本水游传存文辑校》(2004年)等书中关于不同简本之间的比勘颇多。

② 齐裕焜先生曾呼吁应对不同的繁本进行比较研究(齐裕焜:《〈水浒传〉不同繁本系统之比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1期,第53-62页)。

③ 容与堂本的李贽评点,多数学者认为是叶昼的伪托;袁无涯本的李贽评点,学者们的意见很不一致。详参黄霖:《〈水游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第44-49页。

④ 周文业先生的光盘版为笔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在此向周先生表示感谢。

⑤ 此本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100卷100回。

⑥ 上海图书馆藏此本共6函,每函8册,共48册。第一册只有112幅插图,单独装订;第二册首为杨定见序,正文为《出像评点忠义水游全书》。

无涯本,下文简称袁本)进行了核对。从两种繁本的比对中,笔者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

一、袁无涯本与容与堂本情节上的差异

齐裕焜先生认为,根据有无“引头诗”和是否移置了“阎婆事”可以将《水浒传》的繁本分为甲、乙两个系统^①,容本有引头诗、未移置“阎婆事”,属于甲版本系统;袁本没有引头诗并且移置了“阎婆事”,属于乙版本系统^②。

学术界一般认为,袁本除了移置“阎婆事”以及插增的征田虎、征王庆故事外,与容本在情节上没有什么差别。不过,笔者通过对两个版本的比较,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两者在情节上的差异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王矮虎与扈三娘结婚

容本第五十回末尾,宋江打破祝家庄以后,与众头领设宴庆贺,“次日又作席面,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妇。众头领都称赞宋公明仁德之士。正饮宴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郛城县人在那里要来见头领晁盖”。按照一般的情节发展逻辑,王矮虎与扈三娘结婚的事情在该回就已经结束了,第五十一回应该接着讲述雷横的故事。可是,容本在第五十一回开头又把宴会的事情重新叙述了一遍。这样,容本就把王矮虎与扈三娘结婚的故事叙述了两遍,显得拖沓、重复,在情节上也阻断了雷横故事的连续性。袁本则把容本第五十一回开头的上述情节移到了第五十回末尾,将容本的两次叙述融合成一次,第五十一回直接叙述雷横的故事,在情节上显得更加连贯、流畅。

(二)朱武、陈达、杨春三人的出场

在《水浒传》中,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是第一个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团伙(第二回),可是容本对他们三人首次出场时的介绍非常简单。我们将容本与袁本对他们三人出场时的情况列表如下:

	容本	袁本
第二回	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虽无本事,广有谋略。	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那人原是定远人氏,能使两口双刀,虽无十分本事,却精通阵法、广有谋略。有八句诗单道朱武好处: 道服裁棕叶,云冠剪鹿皮。

①齐裕焜:《〈水浒传〉不同繁本系统之比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1期。
②“引头诗”是指《水浒传》每回回目之后、正文之前的诗、词、曲等;“阎婆事”是指《水浒传》第二十回结尾和第二十一回开头宋江是先见到刘唐还是先见到阎婆。宋江先见到刘唐的情节安排不合情理,而先见到阎婆的情节安排比较合理。详参刘世德:《谈〈水浒传〉双峰堂刊本的引头诗问题》,《文献》1993年第3期,第34-53页;刘世德:《阎婆出场的移置》,《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第82-85页。

(续表)

	容本	袁本
第二回		脸红双眼俊,面白细髯垂。 阵法方诸葛,阴谋胜范蠡。 华山谁第一,朱武号神机。 第二个好汉姓陈名达,原是邳城人氏,使一条出白点钢枪。亦有诗赞道: 力健声雄性粗卤,丈二长枪撒如雨。 邳中豪杰霸华阴,陈达人称跳涧虎。 第三个好汉姓杨名春,蒲州解良县人氏,使一口大杆刀,亦有诗赞道: 腰长臂瘦力堪夸,到处刀锋乱撒花。 鼎立华山真好汉,江湖名播白花蛇。
第五回	三个头领,中间的便是神机军师朱武。那人原是定远县人氏,平生足智多谋,亦能使两口双刀。出到阵前,亦有八句诗,单道朱武好处: 道服裁棕叶,云冠剪鹿皮。 脸红双眼俊,面白细髯垂。 智可张良比,才将范蠡欺。 军中人人尽伏,朱武号神机。 上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手中横着一条出白点钢枪,绰号跳涧虎陈达。原是邳城人氏,当时提枪跃马出到阵前,也有一首诗单道着陈达好处: 生居邳郡上华胥,惯使长枪伏众威。 跳涧虎称多膂力,却将陈达比姜维。 下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手中使一口大杆刀,绰号白花蛇杨春,原是解良县蒲城人氏。当下挺刀立马,守住阵门。也有一首诗单道杨春的好处: 蒲州生长最奢遮,会使钢刀赛左车。 瘦臂长腰真勇汉,杨春绰号白花蛇。	三个头领,中间的便是神机军师朱武。那人原是定远县人氏,平生足智多谋,亦能使两口双刀。出到阵前,亦有八句诗,单道朱武好处: 道服裁棕叶,云冠剪鹿皮。 脸红双眼俊,面白细髯垂。 智可张良比,才将范蠡欺。 今堪副吴用,朱武号神机。 上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手中横着一条出白点钢枪,绰号跳涧虎。原是邳城人氏,当时提枪跃马出到阵前,也有一首诗单道陈达好处: 每见力人能虎跳,亦知猛虎跳山溪。 果然陈达人中虎,跃马腾枪奋鼓鼙。 下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手中使一口大杆刀,绰号白花蛇杨春,原是解良县蒲城人氏。当下挺刀立马,守住阵门。也有一首诗单题杨春的好处: 杨春名姓亦奢遮,劫客多年在少华。 伸臂展腰长有力,能吞巨象白花蛇。

从上列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容本在第二回中只介绍了朱武,而没有介绍陈达和杨春。即使是对朱武的介绍,也非常简单,而且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既然“广有谋略”,怎么又无“本事”呢?难道谋略不是本事么?袁本则详细地介绍了朱武的籍贯、武艺,然后说他“虽无十分本事,却精通阵法、广有谋略”,这样对朱武的介绍就比较全面、客观了,在语意上也比较连贯。在后面的赞诗中,袁本更称赞了朱武的智慧,将他比作擅长谋略的诸葛亮和范蠡。对于陈达和杨春,袁本也做了类似的介绍。容本虽然对朱武三人首次出场时的介绍十分简

略,但在第五十九回他们再次登场时的介绍则十分详细,这种结构安排是不合适的。而袁本把第五十九回对朱武三人的详细介绍移置到了第二回(对三人的赞诗做了些许修改),这种调整是合乎情理、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在第五十九回仍旧对朱武三人进行详细介绍,就没有必要了^①。

(三)耶律得重的四个儿子的介绍

容本第八十四回开头,辽国将领洞仙侍郎率领残兵败将投奔蓟州守将耶律得重,耶律得重即带领四个儿子去攻打玉田县的卢俊义。这四个儿子的姓名,此处没有任何交代。在与卢俊义交战的过程中,耶律宗霖被卢俊义杀死,耶律宗云被燕青射死,辽军大败,退回蓟州,然后才介绍说“原来这蓟州却是大辽郎主差御弟耶律得重守把,部领四个孩儿,长子耶律宗云,次子耶律宗电,三子耶律宗雷,四子耶律宗霖”。容本的这种安排,就使前面的情节显得比较突兀,读者不清楚已经被杀死的耶律宗霖、耶律宗云与耶律得重是什么关系。袁本则在耶律得重首次出场的时候,就介绍了他的四个儿子,“长子宗云,次子宗电,三子宗雷,四子宗霖”。这样,后面的情节就顺理成章,不会引起读者的疑问了。

(四)燕青射雁和燕青见许贯忠

《水浒传》容本和袁本在第九十回中的情节差别较大。容本中描写宋江征辽归来,走到双林渡时,燕青射中天上的大雁,宋江认为“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不应该射死它们,该回的后半部分转入征方腊。袁本描写燕青在双林渡遇到了老朋友许贯忠,许贯忠邀请他去家中做客,分别时许贯忠赠给燕青一幅地图,即“三晋山川城池关隘之图,凡何处可以屯扎,何处可以埋伏,何处可以厮杀,细细的都写在上面”(第九十一回)。这幅地图在宋江等人平定田虎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袁本在该回的后半部分转入征田虎。

从容本与袁本情节上的差异来看,按照“后出转精”的原则,可以说容本在前,袁本在后。

二、袁无涯本与容与堂本细节上的差异

容本、袁本在故事细节的繁简上也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容本繁,袁本简或无

回次	容本	袁本
第六回	清长老接书把来拆开看时,上面写道: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贤弟清公大德禅师:不觉天长地隔,别颜睽远。虽南北分宗,千里同意。今有小浼:弊寺檀越赵员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鲁达,为因打死了人,情愿落发为僧,二次因醉闹了僧	清长老接书拆开看时,中间备细说着鲁智深出家缘由,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万望慈悲收录做个职事人员,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后必当

^①马幼垣先生已经注意到容本与袁本关于朱武等人的出场的差异(《从朱武的武功问题和芒碭山事件在书中的位置看〈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水浒二论》,第284-287页)。

(续表)

回次	容本	袁本
第六回	堂,职事人不能和顺,特来上刹,万望作职事人员收录,幸甚。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后正果非常,千万容留。珍重珍重。	证果。
第二十七回	武松见了把手指道:“兀那里不有个酒店?离这岭下只有三五里路,那大树边厢便是酒店。”两个公人道:“我们今早吃饭时五更,走了这许多路。如今端的有些肚饥。真个快走,快走!”	武松见了把手指道:“兀那里不有个酒店!”
第二十七回	俺这浑家姓孙,全学得他父亲本事,人都唤他做母夜叉孙二娘。他父亲歿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他的父亲唤做山夜叉孙元。	俺这浑家姓孙,全学得他父亲本事,人都唤他做母夜叉孙二娘。
第三十三回	花荣道:“前次连连奉书去,拜问兄长,不见回音。后闻知令弟说,兄长在白虎山孔太公上,也特地要差人请兄长来此间住几时。今蒙仁兄不弃到此,只恨无甚罕物管待。”	无
第三十六回	两个公人起来,面面厮觑,你看我我看你,都对宋江说道:“此间店里怎么好酒,我们又吃不多,便恁醉了。记着他家,我们回来还在这里买吃。”	两个公人起来,面面厮觑道:“我们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
第三十八回	张顺道:“既然哥哥要好鲜鱼吃,兄弟去取几尾来。”宋江道:“最好,依例纳钱。”张顺道:“既然得遇仁兄,事非偶然。兄长何故见外,如此说钱!”	张顺道:“既然哥哥要好鲜鱼吃,兄弟去取几尾来。”宋江道:“最好。”
第六十二回	卢俊义看脚时,都是潦浆泡,点地不得。寻那旧草鞋,又不见了。董超道:“我把一双新草鞋与你。”却是夹麻皮做的,穿上都打破了脚,出不得的门。	卢俊义看脚时,都是潦浆泡,点地不得。

第六回,鲁智深带着智真长老的信到大相国寺去拜见智清长老,容本中信件的内容很完整;袁本中没有了信件的具体内容,只用了几句话来概括。从两个版本对信件内容的处理来看,笔者认为袁本更加适合于阅读,而容本仍然带有说唱文学的一些特点。

第二十七回,武松等人来到十字坡酒店时,容本有武松与差人的对话,袁本则只有武松的一句话。从表面上来看,袁本没有的部分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其实,容本中武松与差人之间的对话,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正是由于武松三人走得又累又饿,在十字坡饭店也就更容易上当受骗,也就更突出了武松的机智和谨慎。因此,笔者认为,袁本此处的处理不如容本。

容本第二十七回中,张青不仅介绍了孙二娘,还介绍了孙二娘的父亲孙元,说明孙二娘也是出身“名门”。袁本此处则只介绍了孙二娘。从全书来看,孙元在《水浒传》中仅出现这一次,为避免情节的枝蔓,袁本删去之是可以理解的。

容本第三十三回中,花荣初次见到宋江,十分高兴,不停地向宋江问长问短,好像有满腔的话语要表达。袁本则将花荣的话删去了一部分。笔者认为,花

荣的这段话虽然与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对刻画花荣的形象却有着重要的作用，突出了花荣对宋江的热情。袁本删去这段话，则使《水浒传》的“神韵”减少，是不合适的。

第三十六回，容本中两个差人吃了蒙汗药被救醒后说的一段话，语言幽默、滑稽，袁本则没有了这种韵味。

第三十八回，宋江与张顺刚刚结识，容本中宋江要“依例纳钱”，张顺则表示不要钱，较为准确地表现了两人的性格特点。宋江喜欢“仗义疏财”，又是与张顺初次见面，自然不好意思白要张顺的鱼。而张顺与宋江一见如故，故爽快地表示不要钱。袁本中的宋江与张顺都毫不客气，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了。因此，容本在艺术上比袁本要好些。

第六十二回，容本中的两个差人董超、薛霸接受了贿赂，故伎重施，又用折磨林冲的办法来折磨卢俊义，突出了差人的可恶、可恨。容本此处有评语曰：“将公人情状一笔写出，的是丹青上手。”袁本中则没有了这种对比的意味。

两者相较，可以看出，袁本有意识地删除、简化了容本中的一些内容，其处理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故事情节的发展，故容本在艺术上要更好一些。

（二）袁本繁，容本简或无

回次	容本	袁本
第十二回	无	王伦心里想道：“若留林冲，实形容得我们不济。不如我做个人情，并留了杨志，与他作敌。”
第二十四回	王婆吟吟的笑道：“便是间壁的武大郎的娘子。”	王婆吟吟的笑道：“便是间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叉竿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那妇人赤着脸，便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记怀。”西门庆道：“说那里话。”王婆便接口道：“这位大官人一生和气，从来不会记恨，极是好人。”
第三十九回	宋江取出张横书付与张顺，相别去了。	宋江取出张横书付与张顺，相别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两一锭大银对李逵道：“兄弟，你将去使用。”
第四十一回	无	宋江又题起拒敌官军一事，说道：“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好不惊恐，不期今日轮到宋江身上。”吴用道：“兄长当初若依了弟兄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这都是天数注定如此。”宋江道：“黄安那厮，如今在那里？”晁盖道：“那厮住不够两三个月，便病死了。”宋江嗟叹不已。当日饮酒，各各尽欢。
第六十五回	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不由他不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不许相战。	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不由他不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不许相战。意欲杀了卢俊义、石秀，犹恐激恼了宋江，朝廷急无兵马救应，其祸愈速；只得教监守着二人，再行申报京师，听凭蔡太师处分。

(续表)

回次	容本	袁本
第八十回	无	抬出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千金,专送太尉,为折席之礼。众节度使以下,另有馈送。高太尉推却不得,只得都受了。饮酒中间,宋江又提起招安一事。

第十二回,林冲雪夜上梁山,王伦百般刁难,不肯收留;后来,王伦见到杨志与林冲的武艺不相上下,便极力邀请杨志上山。容本没有交代王伦为什么这样做,袁本则用几句话揭露了王伦的阴暗心理,原来他想利用杨志来对付林冲。

第二十四回,王婆当面向西门庆介绍潘金莲,容本比较简单。袁本中则有王婆、西门庆和潘金莲三人之间的对话,更加生动地刻画了王婆的油嘴滑舌、潘金莲的尴尬不安,潘金莲陷入他们设计好的圈套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十九回,宋江与李逵认识不久,袁本中宋江送给了李逵五十两银子,突出了宋江仗义疏财的性格。容本则对此没有交代。笔者认为,袁本中的这一细节是符合宋江性格特点的。

第四十一回,宋江上了梁山后,与晁盖等人开怀畅饮。袁本在此处写了宋江酒后与吴用、晁盖等人感慨今昔的一番对话,并且补充交代了第二十回中被晁盖等人捉住的团练使黄安的结局。容本中则没有相关的内容。

第六十五回,宋江等人捉了大名府守将索超以后,梁中书十分紧张。袁本在此处交代了梁中书没有立即杀死卢俊义等人的原因——他想以卢俊义等人为人质,在关键的时候与梁山一方谈条件。

第八十回,高俅等人被擒到梁山以后,宋江设宴招待他们。袁本中写到宋江为了招安一事,给高俅等人送了厚礼,容本则没有提及此事。可见,在袁本中,宋江招安的欲望更加强烈。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袁本比容本多出来的部分,多为细节方面的交代和补充,它使《水浒传》的故事情节更加完整、真实。可以看出,袁本在这些方面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它的交代和补充也多是恰到好处的。

学术界一般认为,容本的刊刻年代要早于袁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章培恒先生曾经提出“袁无涯本刊行在先的可能性实较容与堂本刊行在先的可能性更大”^①,不过,支持该意见的学者较少。谈蓓芳先生指出袁本的底本可能来源于较早的郭武定本,但是已经“在郭本的基础上作了改动”^②。由于郭武定本被学者们看作现存《水浒传》祖本,如果谈蓓芳先生的结论能够成立,那么,袁本的底本也是非常早的,甚至可能早于容本。

①章培恒:《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第103页。

②谈蓓芳:《关于〈水浒传〉的郭武定本和李卓吾评本》,《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

三、袁无涯本对引头诗的处理

容本每回都是有引头诗的,袁本均没有引头诗。但是,容本中的引头诗在袁本中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被改头换面,移置到了正文之中。详见下表:

回次	容本引头诗	袁本中的位置
第二回	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第二回龙虎山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的一段话之后
第五回	禅林辞去入禅林,知己相逢义断金。且把威风惊贼胆,漫将妙理悦禅心。绰名久唤花和尚,道号亲名鲁智深。俗愿了时终证果,眼前争奈没知音。	第五回智真长老推荐鲁智深去大相国寺之后
第六回	萍踪浪迹入东京,行尽山林数十程。古刹今番经劫火,中原从此动刀兵。相国寺中重挂搭,种蔬园内且经营。自古白云无去住,几多变化任纵横。	第六回鲁智深来到相国寺菜园之后
第十回	天理昭昭不可诬,莫将奸恶作良图。若非风雪沽村酒,定被焚烧化朽枯。自谓冥中施计毒,谁知暗里有神扶。最怜万死逃生地,真是魁奇伟丈夫。	第十回林冲杀了陆谦等人之后
第十一回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珍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英勇,共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第十一回林冲辞别柴进走向梁山的途中
第十三回	得罪幽燕作配戎,当场比试较英雄。棋逢敌手难藏幸,将遇良才怎用功。鹄画弓弯欺满月,点钢枪刺耀霜风。直饶射虎穿杨手,尽在输赢胜负中。	第十三回杨志与周瑾比武之后(缩减为“得罪幽燕作配兵,当场比试死相争。能将一箭穿杨手,夺得牌军半职荣”四句)
第二十六回	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因缘是恶因缘。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野草闲花休采折,贞姿劲质自安然。山妻稚子家常饭,不害想思不损钱。	第二十六回武大郎火化之后(缩减为“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因缘是恶因缘。山妻小妾家常饭,不害想思不损钱”四句)
第四十五回	朝看释迦经,暮念华严咒。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经咒本慈悲,冤结如何救?照见本来心,方便多竟究。心地若无私,何用求天佑?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	第四十五回潘巧云到报恩寺还愿
第七十九回	软弱安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钝斧锤砖易碎,快刀劈水难开。但看发白齿衰,惟有舌根不坏。	第四十七回石秀、杨林到祝家庄打探消息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容本中的一些引头诗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袁本中,大多被安排在同回中的相应之处。除了第十三回、第二十六回的引头诗被改写外,其他的引头诗都被完整地穿插在正文中。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容本第七十九回的引头诗,在袁本中它就被穿插到了第四十七回中^①。

笔者认为,袁本对引头诗的处理,说明它所参考的底本应该是有引头诗的。

从成书过程来看,《水浒传》中的主要故事是从宋代“说话”艺术中“小说”一家发展而来的,在《醉翁谈录》中已经著录了《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小说”名目。因此,当百回本《水浒传》的作者把单篇的、分散的“水浒”故事组合成一部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可能仍旧保留了原来每个故事的引头诗。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水浒传》故事中,应该是每一回都有引头诗的。后来,为了阅读的方便或者节缩纸版等原因,才删去了引头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有引头诗的《水浒传》应该早于没有引头诗的《水浒传》。

四、袁无涯本对诗词的处理

容本与袁本在诗词方面的差别较大,这一点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也说:

旧本去诗词之繁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要使览者动心解颐,不乏咏叹深长之致耳。^②

可见,袁本对诗词的增删是有选择、有明确目的和要求的,“惟周劝惩,兼善戏谑”。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删

诗词在《水浒传》中主要起到渲染环境气氛、延缓叙事节奏等方面的作用,删去它们对于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容本中描写打斗场面以及描写村庄、酒店、山岭、寺庙等场景的诗词,在袁本中被大量删去。如容本第六回中鲁智深与崔道成、丘小乙打斗的诗词,第十二回中林冲与杨志比武的诗词,第五十五回中秦明与韩滔厮杀的诗词等等,在袁本中都不见了踪影。另外,容本第六回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时对大火的描写、第二十九回对孟州东门外酒店的描写、第三十一回对月下蜈蚣岭的描写、第三十七回对穆家庄的描写、第四十一回对长江的描写,在袁本中也被悉数删去。

^①类似的例子在袁本中还有一些,如容本第二十一回的引头诗在袁本被穿插到了第四十二回中。

^②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另外,袁本在删除诗词时,可能参考了容本评点的意见^①。如容本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茶的诗词,容本批语有“可恶,删”,袁本中就不见了这首诗词。第三十九回中有“江上高楼风景浓,偶因登眺气如虹。兴狂忽漫题新句,却被拘挛狴犴中”一诗,容本也有批语“删”,袁本中该诗也被删去。类似的还有第四十一回中描写长江和大火的诗词、第八十二回描写天子上朝的诗词等等,容本都有批语“可删”,它们在袁本中均被删去。

当然,袁无涯本也没有完全采纳容与堂本评点的意见,如第四十五回中关于“和尚是色中饿鬼”一段话,容本批语曰“不必,可删”,可是袁无涯本并没有删去此段。

(二)增

袁本中增加了一些容本中没有的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是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评价和看法,一般都比较简短。如第二回王进遭到高俅的报复,连夜逃走,袁本有诗曰:“用人之人,人始为用,恃己自用,人为人送;彼处得贤,此间失重,若驱若引,可惜可痛。”该诗对高俅公报私仇的行为进行了批评。第五回鲁智深从桃花山逃走,袁本也有一首颇为滑稽的诗:“绝险曾无鸟道开,欲行且止自疑猜。光头包裹从高下,瓜熟纷纷落蒂来。”再如第十四回对吴用的评价:“文才不下武才高,铜链犹能劝朴刀。只爱雄谈偕义士,岂甘枯坐伴儿曹。放他众鸟笼中出,许尔群蛙野外跳。自是先生多好动,学生欢喜主人焦。”吴用本为教书先生,他为了与晁盖等人商讨夺取生辰纲的事情,就给学生放了一天假,诗中对吴用的行为给予了调侃和打趣。第十九回讽刺王伦:“独据梁山志可羞,嫉贤傲士少宽柔。只将寨主为身有,却把群英作寇仇。酒席欢时生杀气,杯盘响处落人头。胸怀褊狭真堪恨,不肯留贤命不留。”讽刺王伦心胸狭隘、嫉妒贤才,结果被林冲杀死。

袁本中类似的诗词还有一些。这些诗词大多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和立场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确有“劝惩”、“戏谑”的功效。

(三)改

容本中的有些诗词在袁本中仍然存在,但是或被删减,或被改写,与容本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②。

①袁世硕在《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古本小说集成》本)的《前言》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章培恒先生认为,“容与堂本的底本当是以前某个书坊刻简本时用过的本子,凡有拟删符号之处,是那个书坊提示刻字工人或抄手的,要他们将此等处删去。容与堂本刻工不察,将这些符号一起刻上”(《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笔者不同意章培恒先生的这一观点,因为容与堂本中除了有拟删符号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评语。如果拟删符号是提示刻字工人或抄手的,就没有必要写这些评语。

②《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后的一段诗词,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差别也很大。由于学术界的相关论述颇多,故本文未将此回纳入讨论范围。

回次	容与堂本	袁本
第三回	崎岖山岭,寂寞孤村,披云雾夜宿荒林,带晓月朝登险道。落日趲行闻犬吠,严霜早促听鸡鸣。山影将沉,柳阴渐没,断霞映水散红光,日暮转收生碧雾。溪边渔父归村去,野外樵夫负重回。	崎岖山岭,寂寞孤村,披云雾夜宿荒林,带晓月朝登险道。落日趲行闻犬吠,严霜早促听鸡鸣。
第四回	昔大唐一个名贤姓张名旭,作一篇《醉歌行》,单说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金瓯潋滟倾劝伯,双手擎来两眸白。延颈长舒似玉虹,咽吞犹恨江湖窄。昔年侍宴玉皇前,敌饮都无两三客。蟠桃烂熟堆珊瑚,琼液浓斟浮琥珀。流霞畅饮数百杯,肌肤润泽腮微赤。天地闻知酒量洪,敕令受赐三千石。飞仙劝我不记数,酩酊神清爽筋骨。东君命我赋新诗,笑指三山咏标格。信笔挥成五百言,不觉尊前堕巾帻。宴罢昏迷不记归,乘鸾误入云光宅。仙童扶下紫云来,不辨东西与南北。一饮千锺百首诗,草书乱散纵横划。	昔有一名贤走笔作一篇口号,单说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从来过恶皆归酒,我有一言为世剖。地水火风合成人,面曲米水和醇酎。酒在瓶中寂不波,人未酣时若无口。谁说孩提即醉翁,未闻食糲颠如狗。如何三杯放手倾,遂令四大不自有。几人涓滴不能尝,几人一饮三百斗。亦有醒眼是狂徒,亦有毛神不谬酒。酒中贤圣得人传,人负邦家因酒覆。解嘲破惑有常言,酒不醉人人醉酒。
第八回	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但见:层层如雨脚,郁郁似云头。杈枒如鸾凤之巢,屈曲似龙蛇之势。根盘地角,弯环有似蟒盘旋;影拂烟霄,高耸直教禽打捉。直饶胆硬心刚汉,也作魂飞魄散人。这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	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但见:枯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断愁。这座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
第三十二回	宋江看那妇人时,但见:身穿缟素,腰系孝裙。不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懒染铅华,生定天姿秀丽。云鬓半整,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愁,有闭月羞花之貌。恰似嫦娥离月殿,浑如织女下瑶池。	宋江看那妇人时,但见:身穿缟素,腰系孝裙。不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懒染铅华,生定天姿秀丽。云含春黛,恰如西子颦眉;雨滴秋波,浑似骊姬垂涕。
第四十回	远贡鱼书达上台,机深文炳费疑猜。神谋鬼计无人会,又被奸邪诱出来。	反诗假信事相牵,为与梁山盗结连。不是黄蜂针痛处,蔡龟虽大总徒然。

第三回史进去延安府途中的景色描写,容本比较长,袁本保留了其前半部分,将后半部分悉数删去。

第四回关于鲁智深喝酒的诗,容本引用了张旭的《醉歌行》,极力赞扬喝酒的畅快及酒后的潇洒。容本此处有批语曰“腐”。袁本更改了诗词,认为喝酒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所谓“酒中贤圣得人传,人负邦家因酒覆”。袁本此处的批语是“眼前语甚醒酒”。可见,容本和袁本对同一件事的评价并不相同。

第八回对野猪林的描写,袁本显然从容本简化而来。容本的前两句“层层如雨脚,郁郁似云头”句意不明,不知道描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袁本改为“枯

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意思就显豁明朗了。

第三十二回对刘高妻子的描写,容本中对刘高妻子的美貌全是称赞,甚至把她比作嫦娥和织女;袁本中则除了称赞她的美貌以外,更用“骊姬垂涕”的典故来暗示她的奸诈。

第四十回对黄文炳的评价,容本和袁本评价黄文炳的诗完全不一样。容本对黄文炳持批评态度,称黄文炳为“奸邪”;袁本对黄文炳持赞扬态度,而称梁山为“盗”。容本在该诗后有批语曰:“胡说,他如何是奸邪?”袁本可能接受了容本的评点意见,将诗换掉了。

从袁本对容本诗词的删、增、改三个方面来看,袁本较多地采纳了容本中批语的意见,按照容本批语的要求进行了删、改。袁本中增、改后的诗词,对于《水浒传》中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更加理性,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提高。不过,在思想倾向上,袁本比容本要保守。容本对梁山英雄的活动持热烈赞扬的态度,袁本则对此有所保留。仅从容本和袁本的诗词来看,容本还较多地保留了说唱文学的某些特点,对山林、村庄、大火等场景的描写还带有模式化的特点^①;袁本中模式化的诗词多被删去,诗词的理性化的特点增强,更加适合于案头阅读。

另外,袁本还改正了容本的一些明显的错误。如第五十三回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地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这里“地杀星”明显地应是“天杀星”,袁本做了修改。另外,第五十四回吴学究道:“城中兵微将寡,所以他去求救。我这里可使两枝人马,诈作应救军兵,于路混战,高廉必然开门助战。”这里,“应救”应是“救应”,袁本中也已改正过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袁本在《水浒传》的版本演变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并加强对袁本的研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的诸多指导,在此向黄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工作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纪德君:《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民间说唱与古代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315-319页。